

蜂蠅曰一花三百朵含笑向春風明年三月裏朵朵斷腸紅明年花開招乃張宴仇亦與坐一見大怒既歸以刃次腸而卒果符詩中之語嗚呼錢仇為花而死神已先知於藕花之時然則用藥殺樹是可為乎

贊曰

仁及草木 王業興周 蒼蔚朝階  
詩人隱憂 天壤生植 和氣所游  
非理戕賊 無異斷溝 杜撰見夢  
寓言匪浮

太上感應篇卷之十九

太上感應篇卷之二十

李昌齡傳 鄭希之贊

廉九

志怒師傳

傳曰李至陽作元官賦其序畧云予少時苦羸疾殆不勝衣庚寅冬至夢一道宮金碧明煥一巨殿一寶床巋然其中一金龍蟠踞其上碧髯金鬚光體天地旁有一道士轉盼若電顧謂予曰此元官也大家無停輪宜速拜之汝他日當事此龍積疾亦愈予特拜之龍輒先拜至道初太宗立真宗為皇太子命公與李沆同為賓客太宗戒真宗曰二臣皆宿德重望不可輕待吾選正臣輔導於汝宗基固本吾無慮矣真宗恭稟皇訓見必先拜果符元宮之夢楊礪未顯時嘗寓居僧舍一夕夢至一府一衣冠狀貌甚古引礪至一官殿有三十餘真人皆王者服秉圭南向而坐礪因拜之最上一人前列一案案上皆簿籍橫列世人姓字礪竊視乃見己名獨冠其首因再拜請問休咎專案者指示一人謂曰此來

和天尊也異日當為汝主其後礪為襄王記室歸語其子曰吾觀襄王儀表真所夢來和天尊也然則為帝師傳豈偶然哉隨事諫正自當如此何可志怒聖君明主必不然也姑置勿論請以一二善教導者言之庶為師傳者皆益加奮勵不以志怒而輒挫其志不以東脩多寡而輒二其心昔鄧至善教導又能遇人以誠其後子孫皆躋膺仕熙寧九年神宗御集英第進士時長子綰已為翰林學士侍立上前及唱名至其季弟績綰下殿謝又唱名至其二孫又下殿謝上顧而笑王恭公從旁稱美曰此其父鄧至善盡誠教導所致也王文康公<sub>綰</sub>其父本以教授村童為業過三十生即不受晚得一子即文康也以貧甚不能養捨與西寺僧為重僧教令讀書且以錢帛資助克登高第舉贖良方正拜樞密遷給事歷群牧及中丞繼以尚書工部侍郎參知政事俄遷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有二子季子益柔官至龍圖閣學士有能名

孫男二人謹言謹行皆為大夫與康節諸君游亦有賢德然則為師傳者其獲報豈為小乎大抵世人薄福開悟者少迷惑者多我能方便勸導臨機有悟隻字皆師一句入神萬劫為種此天所以熾其報也不聞嚴君平以能導人於善而能立證仙階葛孝先以與人好說好話而亦能度世乎此則又非但得子孫貴顯而已也

贊曰

萬乘之主 臣所受教 矧惟後學

可無則傲 傳道解惑 訓以忠孝

悅而誠服 恭匪笑貌 忿傲一萌

心獨無佞

抵觸父兄

傳曰孔子作孝經每夕必替縑筆衣絳單

衣面向北辰磨折良久乃拜曹子抱河洛七十二子皆從蓋有禱也及作春秋亦復如是一夕夢有一道黑氣從斗而下直落案前既開乃微旨也當知二書旨意即斗極旨意斗極位次玉皇德符大道持大造

之柄為三界之尊斗極所予即三界真司所以定而為福也斗極所奪即三界真司所以定而為罪也然則二書之訓是可報乎又按佛書佛告阿難左肩擔父右肩擔母如是遠須彌山百千萬匝流血沒踝猶

不足以報其一日乳哺之恩豈應輕出一語恚怒又云父母生養劬勞辛苦十月妊娠三年乳哺長養教誨艱苦備嘗其成立才藝過人以此恩念昊天難報又云若能供養父母及家尊長柔和恭遜離羣言

兩舌棄捨慳吝常修真實信能行此七法定為三十三天稱嘆接引使居其處然則父兄可抵觸乎昔張義每旦必告天謝愆一日被攝至陰司陰君示以黑簿簿中罪目一一皆已勾破惟餘一事不勾細視乃

義少時於川未處張目反顧其父又微罵數語以此不赦蓋天律不孝之罪不通懺悔故也義大懼即日削髮為僧入山修道又有李登者以四舉不第遠謁葉靖天師請問休咎靖點坐良久曰汝曾侵占汝兄

屋基又敢興訟至今受辱上帝已削汝緣籍矣後果無成而卒於此蓋知人於父兄真不可輒抵觸也

贊曰

父頑母嚚 負罪引愆 小弁匪怨

彎弓而射 不友不慈 正用吾力

至誠所感 天理融液 未克已私

造次荆棘

強取強求

傳曰強取強求之世間多有如此是以

神仙試人試多不過昔曾慥於藥市遇一道人風貌甚古手挈大瓢中貯蚪粟雜以一丹告衆人曰吾今信手捨出每人授汝一粒只看有福當得吾丹自且至暮蚪粟已盡而一丹獨存乃大笑世之無人遂置

丹於玉局枯椶樹下明日搜遂數葉方知道人乃呂翁也大抵世人愚迷作福者少以福薄故無自超度況此闌闌波波汲汲尤難其人真人之意豈欲以此而激發之耳請為更陳一二庶幾強取強求者稍知

愧耻昔孫泰於義興軍置一莊錢已支半忽聞有老嫗長恸數聲因召問之則曰老婦逮事君翁于此積有年矣不幸子孫不肖遽至破賣不無悲耳泰為惻然明日即求出宅復令其子掌之自此不復再至其

後有子名展進士及弟入為省郎張正議問與种世衡善及持父喪世衡遺以汝州田十頃固辭不受使者在途而世衡已卒其子用父命不復受蕪廢者凡五十年元豐中郡守劉斐請以田給州學朝廷不許

命還种氏劉秘丞道原家極貧然一文不敢妄取於人冬寒歸自洛陽皆無其具司馬溫公以一二衣襪及一事貂褐贈之固辭強之乃受及至潁川悉封以反溫公嘆曰於先不受於他人其肯受乎曹修古者四御史之一也明道初為御史雜知因上言請太后還政諫守興化暴死于室郡僚及鄉之賢者憐之相與率錢數十萬以贖其家修古有女婚并告其母曰先人忠節名聞天下今不幸以直言謫死且君子不

家于喪此錢使不可受以免我先人金德哭而不謝遣之送者固請一文竟不肯受求之天下有幾人耶捨此一報身後安知不為呂翁收錄耶

贊曰

負蝨困載 壁蝸高粘 物貪猶爾  
人欲可占 而況天道 虧及益謙  
器滿則覆 露行必沾 何以見代  
虞公無厭

好侵好奪

傳曰塗定辯得道者也居一石室家財五十萬錢戒家人無妄取去世數日前乃歸語家人曰吾平生買物必過所售價與之冀其間以多為辭即以所貯錢賞其廉今終吾身竟無一人以多為辭者信知廉於財者世俗果無人也竊嘗靜觀廉於財者固少而好侵好奪者何其多耶惜其莫悟我今好侵好奪按如佛說與盜賊同異曰受生便當得貧賤之報孰謂為不然乎況有冥訟卒未可脫昔陸茂與留質隣居茂

不已侵占其地質以文契盡損官不能辨竟為所侵茂死數年僧有懷德者以病入冥見茂桎梏受捶因問其故乃曰只為侵占留質宅基今尚拘此和尚若還切告為吾說與家人急令割還庶幾早得出離僧

還言之家人即日割還質家堅不肯受地遂成墟郁丙亦與張先隣居忽遭回祿俱成灰燼先死奴年同邑有湯福者以病入冥丙見福泣曰吾舊與張先隣居吾屋柱址已盡吾界簷溜所滴實張先所有吾利其地巧訟于官竟強奪之所奪不過三尺而幽冥之譴不謂乃爾吾今已伏辜矣約使家人還之然張先之子見已徙居陝府吾兒亦流落寓居建昌况幽冥路隔加以道路遙遠非君無以通達此意切告為吾

一出拉吾兒令急割還庶幾一段事了不然拘此無由出離福還言之由是傳播嗚呼二人報應昭彰如是豈陰司故以警于世耶當知好侵好奪無有不招惡報

贊曰

爭田避畔 一念權輿 爭則不足  
遜則有餘 意見少差 隘曠頓殊  
蝸角所競 蚊睫之居 達人大觀  
八荒為衢

虜掠至富

傳曰所謂虜掠非因兵火安得有之但凡  
處官而侵漁百姓割竊公帑即虜掠也不  
聞撲滿之說乎按西京雜記在漢書名之  
曰鉅顏師古釋餅也其餅以陶為之有竅  
可內而不可出人以貯錢連其滿撲而取  
之故云撲滿多藏厚亡豈不然乎當其聚  
時惟恐不滿迨至錢滿撲碎乃已餅破錢  
盡兩皆成空昔劉承勳為德昌宮使李氏  
承吳王基緒保有江左久籠山澤之利國  
帑甚富德昌宮乃其外府也金帛多貯其  
中簿籍散亂不可鈎考承勳專掌庫事乃  
盜用無算窮奢極侈富冠一時家畜聲妓  
多至百數嘗指妓中一青衣曰此女奴教  
其優劇止學師巫持刀勑水一藝所費已  
二千餘緡即此而觀富可知也及金陵平

太祖薄其為人止令為一鎮將竟至貧困  
餓死街中然則虜掠至富終能享乎況身  
後之報有三惡險道為可畏者按成都記  
昔文潞公出判長安一日到犇牛堰堰牛  
作人語稱潞公名曰我與文彥博二十年  
同官今日有何面目復出見之堰卒以告  
公命牽至牛一見公即伏地垂頭淚下如  
雨鞭亦不起公大嘆曰此公平生好偷官  
錢今日果獲此報因命宅庫支與二十貫  
錢俾增其料當知虜掠至富徒自墜也

贊曰

不辯禮義 萬鍾盜粟 白晝攫金  
禦人於國 匿而藏諸 惟恐不足  
施及孫子 田廬是囂 瞻鳥爰止  
于誰之屋

巧詠求遷

傳曰幼而學之壯而行之貴行已也况登  
仕版又與處鄉不同忠直公廉乃吾本事  
今也求遷而先濟以巧詠則心術已不自  
是置之那廟能忠直乎出而臨民能公廉

李姦邪傾奪闖茸駟僧正是此輩是以太  
上特著于篇而前輩大老亦多抑而不用  
若夫恬退之士則道充乎內用見乎外其  
銖視軒冕塵視金玉雖欲處以要職不由  
其道亦不進也李垂明道中知絳州解官  
歸闕問門祇候李康伯謁曰舜工文學議  
論稱於天下諸公皆欲以制誥處公惟宰  
相以未曾相識故未獲耳盍一見之垂曰  
我若謁丁崖州則乾興初已為翰林學士  
矣今已老大每見大臣不法輒面折之安

能隨羣逐隊趨炎附熱者人眉睫以冀推  
轡乎侯叔獻初為一尉縣多盜賊一日有  
強盜十六人經其邑叔獻盡擒獲親押至  
府時李絢尹開封慰諭之曰公之才能否  
所深可知一見本府推官當與同狀論薦  
叔獻曰本以公事至府事畢歸邑若投謁  
求薦非某志也竟不一見譚端明世勳為  
秘書正字時蔡京得政其子攸提舉修書  
館中諂事者皆越次陞擢獨世勳編書竟  
日泊如也六年不遷一官狄密學在河中

時內臣旁午有矜權寵者欲引援之斐蒼以他語已而謂所親曰吾湘潭一寒士令官至侍從晚節安能夤緣近侍以希進哉即謝絕之嗚呼若數君者恬退如此而擢用乃如此豈待巧詐而後然耶

贊曰

惟器與名 天命天秩 惟德與才  
名器不失 為臣之道 公廉忠實  
劉曄憂死 敗於智術 丁謂巧心  
終於貶黜

太上感應篇卷之二十

太上感應篇卷之二十一

李昌齡傳 鄭清之贊

廉十

賞罰不平

傳曰按大藏天地初判便有男女以資生故各會積聚以積聚故遂相侵盜以不盜故相與推一智者立之為王使主賞罰號曰平等然則賞罰為用非今日矣昔王叟最有膽氣每以賞罰不平老於行伍為恨或聞妖恠誕妄之事即扼腕切齒思欲除之久聞翊聖真君靈異因求出籍日奉香火早晚兩時必再拜殿下抗聲告曰不平之事實所不甘今已老矣身死之後願得伏事左右以備驅策真君許之死後數年有設醮於殿上者忽聞空中有聲曰何不召吾道士張守真曰真君之下從來止供養四位不知君是何神願顯名字俄又言曰吾乃昔日王叟也已蒙真君收錄使掌鐵輪位在四將軍下後有醮祭無相忘也嗚呼王叟發願如是而真君收錄果如是孰謂賞罰不平上真不得而主知乎大抵

賞也者所以勸功罰也者所以懲惡若捨賞罰何以勸懲此太上所以著之于篇而真君所以收錄王叟也請為更舉一二庶後之主兵柄者皆知取法劉旰之役軍士爭挈人頭以求賞給乖崖曰當奔突交戰之時豈暇獲其首級此必死後剪來知後是誰段倫曰學士此言果神明也當時隨倫為先鋒入賊用命者皆中傷被體主帥已令赴營將理公曰可悉昇來既至先錄其功帶首級者次之於是軍情大愜以為賞罰至當相顧懼雖甘陵之役惟定兵邀賞怨憤幾至謀于城下時韓魏公為帥截以兵律察其橫于軍中不可教者掉首斬于軍門士有死于陣者厚贖其家卹其孤使繼衣廩息威既信士氣百倍然則賞罰可不平乎

贊曰

賞罰在天 福善禍淫 賞罰在人  
信如石金 彼則自取 我何容心  
懲勸失當 亂亡相尋 明效大驗